

# 当我年轻的时候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当我年轻的时候

英文《中国妇女》编辑部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石家庄

## 当我年轻的时候

英文《中国妇女》编辑部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4 印张 81,000字 印数：1—22,6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86·864 定价：0.37元



张金保同志近照



范小凤同志近照



万香同志  
(1956年)



史良同志近照



钱正英同志1946年在苏北运河



刘亚雄同志近照



徐连娇同志近照



1939年陆瑾同志在加拿大与加拿大朋友及华侨一起留影



胡德华同志与少年儿童亲切交谈



杨沫同志近照



张瑞芳同志近照



范瑞娟同志近照



新风霞同志近照



李铮同志近照

## 目 录

- 序……………康克清(1)
- 出路在哪里……………全国总工会顾问 张金保(3)
- 黑夜是有尽头的  
……………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 范小凤(10)
- 小船飞送雄师过大江  
……………江苏海安仇湖公社社员 王凤英(17)
- 红军到了我的家乡  
……………江西兴国县政协委员 万 香(21)
- 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  
……………石家庄市卫生局顾问 杜永莲(27)
- 我所走过的道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史 良(35)
- 改变我生活道路的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部长 钱正英(43)
- 我的求学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顾问 刘亚雄(52)
- 难忘的一次教诲……………中央戏剧学院顾问 李伯钊(59)
- 在敌人的刺刀面前  
……………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徐莲娇(64)
- 在白求恩的故乡……………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陆 瑾(74)



##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

-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胡德华(80)
- 从苦闷绝望中猛醒.....作家 杨沫(90)
- 小小的长征.....作家 菡子(95)
- 我的学生时代.....电影演员 张瑞芳(101)
- 我的科班生活.....越剧演员 范瑞娟(109)
- 我演《刘巧儿》.....评剧演员 新风霞(114)
- 我曾当过“金库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李铮(119)

## 序

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怎样才不虚度人生中这段宝贵的时光，是许多青年人在考虑的问题。在这本小书中，十八位女同志谈她们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一段经历。她们各人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所以她们讲的这些事迹，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我想青年读者是会喜欢读的，也会从这些事迹中受到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

这十八位女同志是曾经生活在旧中国的女工、农村妇女、童养媳、女学生和知识妇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压榨和剥削，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妇女受的苦更加深重。因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时，她们很快觉醒起来，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支不可缺少的伟大力量。从十八位女同志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如何在党的教育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她们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中国革命的壮丽事业，同时在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中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出生入死、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女同志，今天有的已经白发苍苍了。她们中大多数仍继续战斗在建设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奋斗不息的革命激情不减当

年。她们以自身的英勇斗争和艰苦劳动，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共产主义事业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完成的。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更加宏伟、任务更艰巨，妇女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让我们的年轻一代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学习女排精神，为振兴中华，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工作。

让我们在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为争取妇女的进一步解放而奋勇前进。

康克清

## 出路在哪里

全国总工会顾问 张金保

我今年八十三岁了，解放后一直在全国总工会工作。

我是湖北省人，父亲是个驾船工人。小时候我跟父亲到安徽芜湖，我是在芜湖的长江边上长大的。记得一九一四年，我刚满十五岁的第四天，我们乡里突然来了阴谋为清朝复辟的北洋军阀张勋的军队，有位大婶喊道：“不得了，大辫子军队抢财抢人来了！”我母亲听见，着急了，就匆匆忙忙用小轿将我抬着送到了已经定过婚的婆家去了。就这样，我算结了婚。

在那时候，我们妇女的命运完全拴在男人的身上。我的丈夫十九岁，他读了许多书，还能写一手好字，是个教书先生。起初，我嫁了这么一个男人，觉得自己的命不错。可是，第二年，自从丈夫到了海关工作后，他经常深夜不归，回家以后脾气也特别大，我感到不对头。有一天，我偷偷地跟着他到了海关，进了海关大楼，嚇，我一看，吓了一跳！那房子里，灯红酒绿，有赌场，还有妓女，我丈夫就在那儿。我一看，急了，上前去拉着他往回走，谁知我丈夫一甩手，瞪了我一眼！我没有办法，我哪敢对丈夫反嘴！回家后，我把事情告诉了公公婆婆。第二天，公公打了我丈夫一顿。谁

知这一打，我丈夫恼羞成怒，拿起菜刀就向我砍来！可怜我一个弱女子有什么力量反抗呢？我只有逃跑。逃到街上，邻居们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还不敢说，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嘛。我只有将眼泪往肚子里咽呀！从那以后，丈夫不但没有改邪归正，反而在斜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家当输光了，连衣服也当了，丈夫的堕落，使我觉得活着没脸。我哭自己命不好。有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偷偷地上楼去，决心用一根绳子了却自己的一生。谁知被邻居张四婶发现，救了我。张四婶对我说：“你不能死呵，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你小女儿想想呀？！”小女儿拉扯着我大声地哭着，哭得我心肠都撕裂了。我对张四婶说：“不死，没出路啦！”张四婶说：“我们女人不是也有两只手吗？”张四婶告诉我，她就是靠自己织毯子度日子的，一天织两匹，所得的钱可买七升米。我听了张四婶的话，心里慢慢地动了。以后，我便逃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跟着张四婶学起织毛毯来了。这是我与命运作的第一次斗争。

## 当了产业工人

我带着女儿回到娘家住。我早起晚睡拚命织毛毯，别人织两匹，我就织三匹，这样，我们娘俩就饿不死了。我尝到了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甜头后，开始想离开芜湖，去当一名正式工人。

有一天，我在湖边洗衣服，碰见从汉口一家纱厂来的一个细纱女工，她是回芜湖结婚来的。听她说，在汉口的纱厂里做工，一天最高薪水可挣四角九分钱，我一听便动了心，

我想：“这样，我不但可以养活女儿，还可以供养爸爸妈妈！”于是，我问她：“我这双小脚能不能去城里做工呢？”她说：“可以。现在刚办厂，要人。去了以后，还要给你发床板、发饭碗哩！”我听了这位女工的话，高兴得衣服都顾不得洗了，转身就往回跑。跑进家门，我把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正吐血卧病在床，他听说我要出远门，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我看得出来，父亲是心疼我，他心里难受。我说：“爸爸，你放心吧，弟弟不也在汉口吗？我到汉口纱厂做工，赚了钱，你们都去汉口，好不？”父亲睁大眼睛看我。眼眶里涌出了泪珠，他向我点了点头，然后，用被子一蒙头，伤心地哭了……

我辞别了父母，乘江轮到汉口去了。

我开始在裕华纱厂做工，后来进了第一纱厂。旧社会当工人，挣几个钱，都是我们女工用性命换来的呀！我们住的是鸽子笼似的低矮房子，天不亮就踏着泥巴路进厂门。进了工厂以后，走进又闷又脏又潮湿的车间，一天整整要干十二个钟头！到了大热天，满身都是汗水，身上的衣服和肉沾连在一起，真是难熬呀，好多女工都晕倒在车旁。我有一次，累得胃出血。后来，我父亲在乡下去世了，我把小女儿接到汉口，上班就更苦了。起初，我把孩子放在家里，可等我下班回家一看，小女儿头朝下，脚朝天，两脚挂在萝筐边上哭，我实在不忍心，就把女儿偷偷地带到厂里，关在厕所里。后来被工头发现了，工头把孩子带到车间，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通，吓得孩子哭我也哭，那个年月，真是难呀！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产业工人的生活。

## “不求来世，只求今生”

一九二五年，我进了泰安纱厂。有一天，我在厂门口跟几个女工说话，旁边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安装工人过来搭话。我打量了一下这个人，他挺诚恳，也就与他搭起话来。后来，我跟这个工人熟了起来。他姓王，脚有点跛，有一天我与他开玩笑说：“王师傅，你怎么搞的，你这个腿是胎里带来的还是机器打的？”他回答说：“是狗咬的！”“狗怎么会咬成这个样子呢？”他哈哈大笑起来，说：“这狗呀，就是工头，资本家，就是压迫我们工人的人！”原来，他的腿是罢工中受的伤。他告诉我，他原来在河南开封的一家纱厂做工，因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参加了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厂里把他开除了，后来才到了汉口。原来他是二七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是共产党员。以后，他经常与我来往，还带一些实习生（厂里的知识青年）到我家来。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参加到这群人的行列中去了。

那年五月，上海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办的纱厂镇压工人罢工运动，打死工人，由此引起了上海学生和市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竟向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市民、学生群众开排枪射击，鲜血染红了马路，这就是“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我们武汉工人也举行了罢工。那个时候，我们白天闹罢工，晚上上大课。我们上课地点是在张公堤旁边的放鸭棚子里面，棚子里还吊着一个鸭咀灯。那些经常到我家的

实习生，就在那里教我们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子，给我们讲“一把筷子折不断，工人要团结起来斗争”的道理。我越听越觉得讲得在理。以前，我总觉得穷人，特别是女人，命不好，是前生有罪。可是讲课的老师说：“什么命好命不好？你们如果和资本家牵着手往深水里走，你淹死，他照样也得淹死！生了病不过是他有钱有药可治，工人没钱治就是了。”我听了后，感到眼前不是死路，是生路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我二十七岁了。有一天，车间实习生侯步升把我叫到宿舍和我谈心，他问我：“人家说你是吃斋的，是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他又问我：“为什么要吃斋信佛呢？”

“命苦。不求今生，但求来世。”

侯步升笑了起来。问：“为什么要求来世，难道你不想求今生吗？”

我听了感到很新鲜，问：“求今生？能求得到吗？”

侯步升说：“能呀。告诉你，我们有个组织，专门求今生，求千千万万劳苦兄弟姐妹今生过好日子，这个组织可比修行要好得多呀，你愿意参加不？”

“不求来世，只求今生，我愿意！”我说，“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

侯步升说：“叫共产党，是工人的党！”

我想既然是工人的党，我自然应该参加。就这样，我入了党。



## 投身到革命的洪流里

入党成了我生活中一个新的起点。以前，我只想拚命做工赚钱，有了钱，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我自己就可以入山当尼姑去了。现在，我觉得前面的路宽了。我下决心，跟着党，毕生不二地走下去。

一九二六年，我国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七月广州革命政府派出了由工人、农民参加的革命军从广东北伐，十月北伐军进了武汉城。为了保卫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我被选为女工纠察队队长。说起来也真好笑，那个时候，女工纠察队，好多都是小脚妇女，我们每天跑步操练，不比男同志跑得慢。好多行人看见我们小脚女人练操，都笑起来了。我心想，这有啥好笑的！小脚是封建社会加在我们妇女身上的，脚小也要干革命。

由于我整天在外面跑，妈妈着急了。有一天，她对我女儿说：“你妈过去是一下工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今怎么天天混到男人堆里去了，她要是嫁人了，你可要受罪了！”我女儿听了，咯咯咯笑起来，说：“外婆，妈妈不是想嫁人，是要革命了！”我女儿这样一说，外婆才放心了。

一九二七年“三八”节那天，我带着女工纠察队去参加妇女群众大会。大会开了一半，工会领导人向中发突然对我说：“张金保，我有事去，你代表总工会讲个话吧！”说完，他便走了。这一下可难住了我，我怎么能在大会上讲话呢？正